

的隔閡。

「今後，我希望嚐試和繼續學習。」

胡有瑞特別提到這一段寫作過程中，她的先生魯稚子給予她在精神上的鼓勵和實際的督促。

她笑說，通常她有一個習慣，一篇文章的開頭，她總要拿給先生看，如果先生看了點頭，她就重新寫過。有時候，在報社寫稿，也是寫了幾個開頭，然後打電話問先生，徵求他的意見。後來魯稚子告訴她：「其實，有時妳打電話來，我都沒太注意妳說什麼，因為我覺得妳已經可以出師了。」

寫與讀常分不開。「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看得很快。那時，常到家裏附近的租書店租小說看，一天看上好幾本。」那時，她讀的小說真廣，從武俠、偵探，到言情、文藝，無論看了懂不懂，囫圇吞棗，先看再說。

在空軍子弟小學讀書，老師改作文很仔細，又常告訴她為什麼這麼改，至今她都記得這位老師的名字：「杜修爲」。這激發了她強烈的寫作意願，每逢上作文課，總比別人用心認真。

上了二女中，儘管功課很緊，但不忘往圖書館跑

，凡是世界文學名著，都借來讀，也許西洋文學讀得多，對古文接觸的較少。從小學到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國文都保持極好的成績，導致她走上寫作的路。

今年五四文藝節，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新聞文學獎給胡有瑞，爲「華夏之光」、「現代學人散記」所付出的努力，這是最可貴的代價。

「以後，我還要繼續寫下去，希望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創新。」

新聞的生命是短暫的，深入的報導延長了它的生命。因此報導文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已經有了一個好的開始的胡有瑞，將在報導文學的領域裏更上層樓。

三 報導文學程榕寧

林馨琴

大華晚報的總編輯曾經這麼樣的稱讚過程榕寧小姐：「程榕寧爲大華晚報跑出一條路線來」。對於一個記者來說，這勿寧是最大的榮譽了。

也就是憑藉着這種受到重視，受到讚賞的精神鼓舞，使得程榕寧有信心繼續採訪報導下去。七年來，她一直堅守着自己的崗位，不斷地發掘新的題裁，不斷地作深度性的客觀報導，終於在今年五月榮獲本年度中國文藝協會頒發的新聞類報導文學獎。

對於自己的獲獎，程榕寧小姐却很表示意外。據她所知，文藝獎的頒發是一種榮譽性與精神性的鼓勵，不僅不能申請，連推薦人也在保密之列。因此，當她在五月三日收到得獎的通知單時，內心的惶恐是大過於興奮之情的。不過，她也承認，既然自己長期堅守記者的崗位，以公正、客觀的立場來報導新聞而獲獎，證明社會上還是有人在法意着個人的表現的，因此，這次的得獎，對她而言，着實帶來了不少安慰。

程榕寧小姐是在民國五十九年，從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就進入大華晚報工作的。在此之前她曾於畢業前一個月被分發到大華晚報實習，由於她在實習期間表現得十分優異，報社在她畢業之後立刻就要求她正式報到上班。

程榕寧回憶起實習那段期間，仍有說不出的驕傲。那時，她大都是自己獨當一面，自己去找尋資料的

。報社裏頭雖有老大哥、老大姐帶領她去「拜馬頭」，她總覺得問不出一個所以然，因此就以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人物為主，深入的加以報導。

她還記得那時候開記者會，人家都很少通知晚報的記者，每一次都是她自己去找探聽出什麼人，什麼地方在開記者會，然後闖了進去，遞上自己的名片，從此大家才給予「晚報」同等待遇。

她也知道晚報在某些新聞方面是無法和日報競爭的，因此她只有在加強報導，深入的分析方面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為此，作一個專題報導，她總要花上幾個月時間，事前週密的訪問幾個重要人物，然後一氣呵成地寫成幾篇，幾十篇後才逐一刊出。

在報導內容方面，程榕寧的路線很廣泛，除了美術、音樂、舞蹈、戲劇是她所偏愛的，成為固定的路線之外，其他的文教、國會、政治、社會性的新聞，她都必須加以配合報導。就有好多次，大華晚報的二版、三版、藝文版都有程榕寧的文章，因此不少讀者都說：「大華晚報好像都是程榕寧在撐版面嘛！」

就以藝文版來說，也是程榕寧進了大華晚報才新開的版面，在此之前大華晚報並不注重藝文方面的消

息，而程榕寧却以為此方面大有可為，且以實際行動證明之。她所寫過的專欄如「學海論叢」、「藝海微瀾」、「藝人逸聞」、「出版界」都相當叫座。在社會性新聞方面，她也寫過「永遠年輕的人」、「默默耕耘的人」，都頗受重視。

不過，最令程榕寧難忘的，還是採訪 蔣公逝世的那段新聞。這段新聞原不屬於她的路線範圍內的，報社却指定她來獨挑大樑。剛接到這項任務時，她還有點惶恐不安，既而想到這是考驗自己的最好時刻，就勇敢地應戰了。另一方面，由於她本身是軍人子女，平時對 蔣公的一切也多所了解，再加上她的筆端帶有濃厚的感情，因此當她照實地將萬民哀悼 蔣公的一舉一動加以報導時，大家都感到格外地親切與生動。

在報導寫作方面，程榕寧以為記者只是讀者和被訪問的人和事物間的橋樑，不應該任意加上自己主觀的意見，因此她堅決主張以客觀、深入淺出的方式來報導。七年來，她曾寫過十多個專欄，無論被採訪的是學人、藝術家或一般老百姓，她總是堅持這個原則，希望自己只是在代表讀者看一件事物或一個人，做

讀者的「傳聲筒」而已。

乍聽之下，做人家的「傳聲筒」也許不是什麼光榮的事，但是要廣大的讀者羣相信這個傳聲筒的可靠性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不少讀者看過她的報導後都覺得文觀的客觀及冷靜不像是出自女孩子之手，再加上她有着一個不像女孩子的名字，很多人寫信給她時都稱她為程榕寧先生了。

雖然如此，程榕寧還是喜歡寫點屬於自己的東西。她曾感慨地說，七年來，當她回頭看看自己報導過的文章，竟然有一種空虛感，她覺得報紙的生命很短暫，日報的生命只有那麼一天，而晚報的生命更短，只有半天，在這短短的十二小時，又能作出什麼真正屬於自己的事呢！也因為如此，她非常重視自己在西德研習期間所寫下來的「我是柏林過客」，到底，這當中的每一篇都是「她看」、「她思」、「她感」，然後「她報導」的東西。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中旬，程榕寧小姐應西柏林國際新聞學院的邀請，赴西德參加一項為期八十天的新聞研討會。在短短的八十天期間，她除了參加研討會上的各項活動之外，更以別具慧眼的觀察，捕捉到西

德的種種，當她回國後更以「我是柏林過客」為題，陸續在大華晚報發表了近三十篇的作品。由於她的觀察敏銳，體會細膩，涉獵的範圍又廣泛，往往小一點點的事，被她的彩筆渲染過後，就顯得特別的清新動人，且耐人尋味了。也因為如此，當她的「我是柏林過客」出版成專書後，很快地被搶購一空，到現在已經出到第三版了。

程榕寧從柏林回來之後，也把她在西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裏所學到的，所經驗到的一切應用到實際採訪工作上，她的寫作範圍更廣，可讀性也更高，大華晚報並在六十四年要她擔任「副主任」的職位。

對一個二十六歲的未婚女子來說，副主任之職並不是容易擔當的，程榕寧也自覺自己性情沉默，不怎麼適合當一名記者，尤其是採訪組的副主任，但是事情一旦掉到肩膀上來，她願意竭盡全力地做好它。

所幸的是報社分派給她的工作並不怎麼多，每個禮拜天帶個班外，還負責編「數家珍」的版面。不過，程榕寧並不敢怠惰，遇到有的路線她不熟悉的，她總會虛心地向人求教。

六十四年九月，程榕寧結了婚，婚後仍然貫注於

採訪工作，她的夫婿憐香惜玉，總勸她不要寫太多，傷了身體，程榕寧才少寫了一點，否則她的稿費是和她的薪水一樣高的。不過，遇到重要大事，大華晚報總會派她親自出馬的。

去年九月，劉鳳學的新古典舞蹈團赴美表演，程榕寧也以隨行記者的身份隨團採訪，這次的出差雖都是她自己負擔費用，但是她表示只要能够旅行，開開眼界，自掏腰包也無所謂的。果然，結束了短短二十天南加州的旅行之後，她又在大華晚報以「初探南加州」為題，寫了十多篇一系列的報導文章。

曾經有人問過程榕寧，她現在這麼有名，大可跳槽到大報去工作。程榕寧頗不以為然，並表示她在大華晚報工作得非常愉快。她並且覺得大報、小報並不重要，那些都是報老闆的事，最重要的是工作環境能有表現的機會。更何況她覺得大華晚報是個家庭化的報社，同事感情極好，生活也比日報正常。

大華晚報就在圓山附近，因此每回程榕寧上班搭車子總會經過圓山動物園，有好多多次國定假日或星期日，動物園門口及兒童樂園門口擠滿了遊客，程榕寧總會驕傲自己把寶貴的假期拿來工作。

直到現在，她的同事還會開玩笑似地問她：「榕寧，妳還爲妳的假期感到驕傲嗎？」

她微微一笑，答案仍是肯定的。

四 聲樂林桃英

林馨琴

榮獲本年度中國文藝協會獎，音樂、聲樂部份的林桃英小姐也是今年度音樂獎的唯一得主。相較之下，就容易成爲大家注意的目標。

苗栗縣頭份鎮人士的林桃英是民國三十二年出生的，從小就喜歡音樂，尤其熱愛聲樂。民國五十四年，她考入文化學院音樂系，在校成績甚爲優秀，因此五十八年畢業之後即留校擔任助教，如今已升爲講師。

林桃英曾先後跟隨楊兆禎、申學庸、劉德義諸教授學習聲樂，直到現在她自己已教導出許多學生，還追隨音樂師長繼續學習，虛懷若谷，兢兢業業。

林桃英特有的低沉、磁性的音色，使她很順利地成爲女中音歌手，民國五十九年，她參加中華民國藝

術團訪問日本，在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日」演出；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她又代表我國前往關島演唱中國民謠；其後中國文化學院華岡藝展舉行「貝多芬之夜」及「彌賽亞」演唱會，更邀請她擔任女中音的獨唱部份。其他音樂活動，如在樂友合唱團第十二屆巡迴演唱會中獨唱；國軍第十二屆文藝金像獎藝演出競賽時，國防部藝工總隊獻演音樂會中擔任獨唱節目等等聲樂活動，真是不勝枚舉。

林桃英小姐曾經著有「中國藝術歌曲唱法的研究」一書，特將幾首通俗的藝術歌曲如「鳳陽花鼓」、「思鄉」、「春思曲」、「紅豆詞」、「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微雲」、「偶然」、「喜只喜的今宵夜」、「多夜夢金陵」、「旅人的心」、「賣布謠」……加以詳細地分析、解說。她覺得中國藝術歌曲兼有文詞之雅和美，以及豐富的內涵者不乏其數，身爲中國人連自己的藝術歌曲都唱不好，還等誰來唱好它呢？

她主張，初習唱我國藝術歌曲時，應先唱熟所唱歌曲的旋律，而後仔細推敲歌詞，包括一字字的讀音正確，一句句的語氣連貫，及至全曲所需表達的意境